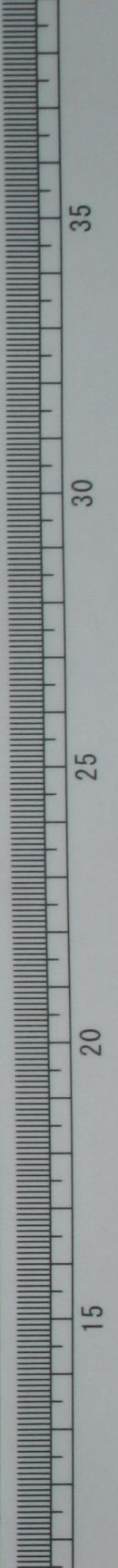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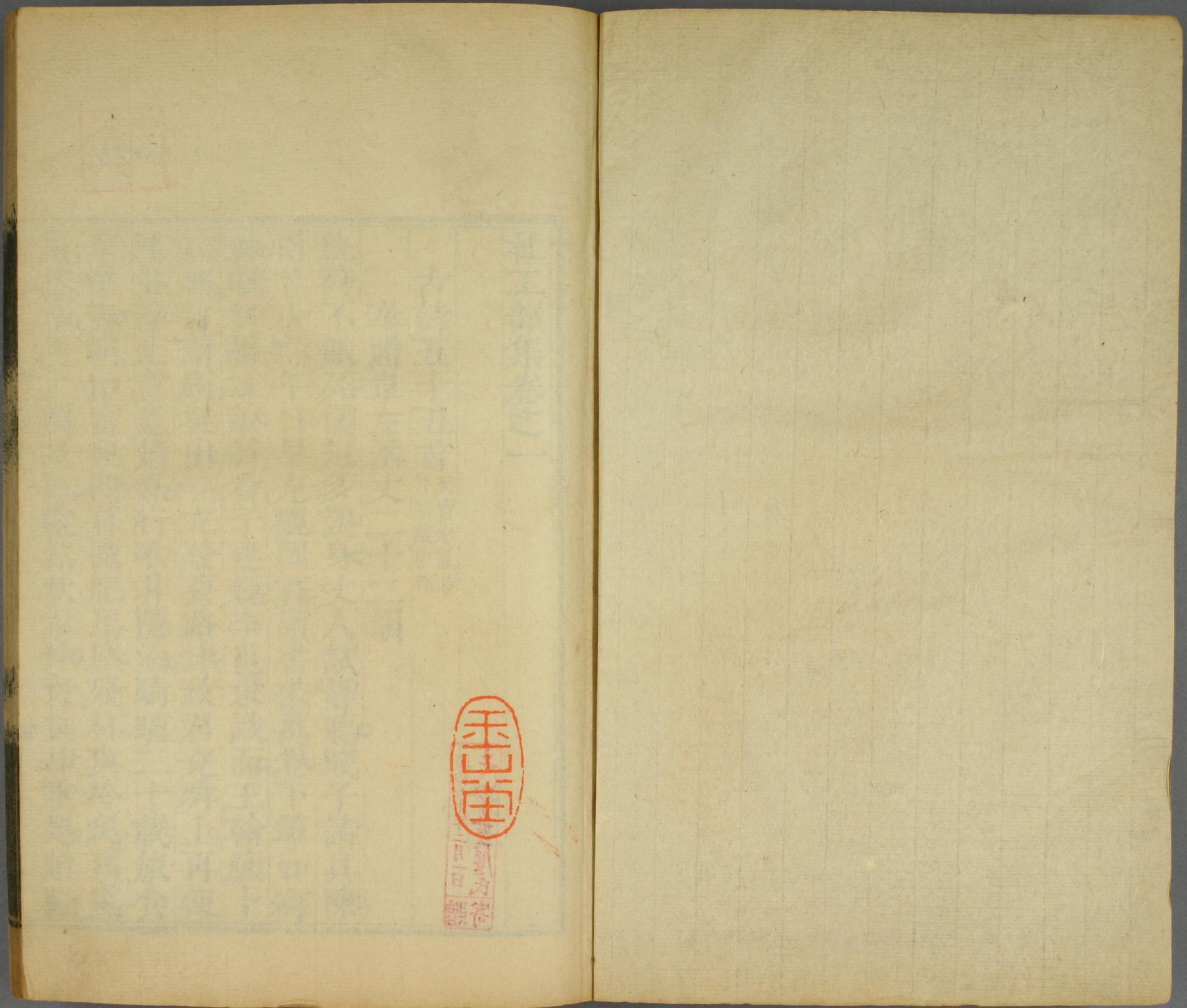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5
2





玉山

玉山
印

文庫 17
W125
2



杜工部集卷之一

箋註

古詩五十五首

天寶未亂時
并陷賊中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一作妙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
 為鄰。上陳一作生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
 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
 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
 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孝吉磨氏寄

010185192259

無縱鱗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
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快祗是
走跋跋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
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沒宋作波浩蕩萬
里誰能馴

韋濟

天寶七載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純袴

前書叙傳班伯與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純袴之間非其好也師古曰純素也綺

觀國賓

黃鶴年譜開元二十二年遊吳越歸赴鄉舉上韋左丞詩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是年方二十三歲明年下第所

李邕

新書甫少進賦賦表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李邕貧不自振

王翰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見唐書文苑傳舊奇其才先往見之

隱淪

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見微天寶六載詔天

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元結喻友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俾言汚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長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

貢公喜

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

白鷗沒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于烟波間耳而未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改此一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范元實詩眼云此詩前賢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
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
兒一作并州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
武威答云一作言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一作尤
須慎其儀一作宜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一作旗此行旣特

達足以慰所思一云亦足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唐佐切

明星當空大同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

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

子何當一作時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書記舊書通解謁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

稱之于上前通鑑天寶十三載五月峽峒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

哥舒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峽峒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

為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

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邀擊匹馬不還太平寰宇

記崆峒山在岷州溢樂縣西二百步長城窮荒舊書玄宗方有事石堡

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玄宗因

不悅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應忠嗣備勉而從延光過

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貶官八載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通鑑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

成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玄宗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

舒翰于隴右始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為戒亦以見哥舒

之謀國不捶楚邵氏聞見錄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

如忠嗣也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勸

勤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乃知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

也高子勉見山谷云爾予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

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吳曾漫錄于頔

傳頔為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感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太平廣記載

李逸決包尉臂杖十下武威唐志涼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屬河西道

則簿尉果不免杖決也武威武德二年置涼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為

武威郡督涼州肅三州

乾元元年復為涼州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一作粃飯一作餅使我顏色好苦乏大一作買藥資山林

跡如掃李侯金閨彥陳浩然脫身事幽討亦一作未有梁宋

遊方期拾瑤草

青精飯本草注陶隱居登真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餽飯法餽音

迅餽之為言殮也謂以酒蜜藥草草殮搜而暴之也亦作醃凡

士集卷一

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
金閨彥 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
名耳皮日休詩半月始齋青餽飯
孫弘待詔金馬門白供奉翰林故云按白以天寶三載召入翰林賜金放
還遊海岱間至維揚游梁最久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
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于齊州紫極
梁宋 唐書李白傳白與高適
宮將東歸蓬萊此所謂脫身事幽討也
慷慨懷古公後在梁宋亦與白
同遊遣懷昔遊二詩所云是也
瑶草 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施李善
玉芝此與別賦惜瑤
草之徒芳與義不同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籟月林散清

影天闕一作闕荆作闕蔡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

鐘令人發深省

龍門 太平寰宇記關塞山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關塞服虔謂南

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又

煬帝登北邙山觀伊闕曰此非龍門耶河南總志關塞山在維揚縣西南

三十里又名伊闕俗名龍門又名關口傳毅反都賦因龍門以招提增輝

賜化開伊闕以達聰也舊注妄引禹貢河東之龍門今削之記云

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以拓為招又省闕奢二字止

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翻譯名義集後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藍

創立招提之名唐書武宗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闕若招提四萬餘所天闕 蔡條西清詩話黃魯直校本云王

切余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宿龍門詩也

用闕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王介甫收闕為闕非也水經註穀水曰漢官典

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白虎

通曰今閩闕門外夾建雙闕以應天宿箋曰韋應物龍門遊眺詩云鑿山導

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此杜詩注脚也宋人妄收削

之何疑楊用修又据章表臣詩話定為天闕引据支離悉所不取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曾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齊魯 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陰陽趙注言其山之高大如史記言

胸張衡南都賦清水盪其胸馬融會雲陸機文賦墜決皆子虛賦中

奇注射之巧妙決於目皆夢符曰言登覽之遠據決其目力入歸鳥之羣也廣韻決破也薛注是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處處上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阜蓋北渚凌青荷一作清海內此亭古濟南名

士多雲山已發興玉璫仍當謁修竹不受暑交流空

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

重過

歷下亭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

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濼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齊乘曰池上有亭即渚池今名五龍潭客亭當為歷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

古也水經注又云湖水引瀆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賓

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即員外新亭之地也曰新亭所以別於古次篇題下注曰亭對鵲湖詩曰隱見清湖陰則新亭遺址亦可想見齊乘濟南府

城驛即內歷山臺上青荷青荷對阜蓋所謂圓荷想自昔也一作清河面山背湖實為絕勝注云指濟水也或云當作清荷濟別名也

不如從青交流水經注湖水引瀆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

北為陂謂之歷水與濼水合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此所謂交流也蘊真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

真誰為傳

登歷下古城員外草堂本此下有孫字新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

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陳浩然本作泊煩促永懷清

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謠

吉祥

員外吳若本題下注云本傳云天寶初為汲郡北海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按唐書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祿山叛自拔寫謀西征賦摹寫歸西京此云為齊州司馬未知何據或是史闕也

舊豐製造新

邑樂方傅毅舞賦抗音三光潘淳詩話李邕詩出入見三光典引曰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古人必有源委不

苟作也

同前

亭對 草堂諸本題作同李太守 鵲湖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一作哀絲一作千

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北一作不阻蓬筮典得兼

一作梁甫吟

海嶽趙庄言東海太山遺堞 歷城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韓信渡

遺堞河破齊歷下之師即此也城東有故譚芳宴謝眺賦曲水宴詩嘉梁甫吟寰宇記郡國志云

樂感至今也里樂府文苑俱作蕩陰里即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臨淄屬北海郡故云得兼梁甫吟

玄都壇歌寄元 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一作陰崖結一作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

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一作知

君此計成或作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鑊高垂不可

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東蒙陸游筆記東蒙終南山峰名神明迤東蒙新居詩登遍終南含

景初學記後漢公孫端劍蒼精龍春秋繁露劍之子午谷長安志

銘從華唐辛舍景吐商在左蒼龍象也漢書子玄

都玉京經曰玄都在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王母酉陽雜俎齊郡函

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在焉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夢弼曰此正假王

母以對芝草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地隔弱水之北自生玉芝及神草方

子規也文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

有玉石泉上有鐵鑲法苑珠林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探九源丈人宮鐵鑲蜜人山行間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宋秦成具告防人從林至此可十五里成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鑲長三丈許防人曳鑲擊之大牢將上有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
洪雨福地福地記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
便返福地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今夕行自齊趙西歸至咸陽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
無相與博塞賭博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
成臬盧一作年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
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博塞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行棊相塞謂之塞五白臬盧招魂成臬而年呼五白些王逸注倍勝為年五

自博齒也言已臬已臬當成年勝射張食棊下兆于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吳曾漫錄曰五木之戲其四為玉采貴也其八為珉采賤也五采之中有

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楚辭成臬為年呼五白臬二為珉采年者勝也欲勝其臬必呼五白也臬盧樗蒲采名漢書臬騎注云臬勇也若六博之臬晉鄧艾曰臬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晉書劉毅于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積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衣統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知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明公不能以此見借程大昌曰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在樗蒲為最高之采四黑一白其采名雉比盧降一等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三白三黑為健健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健不為不能則知健為惡齒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何以云呼五白也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臬是殺其所貴也臬固為善齒而殺臬者又當得雉則臬之采品非盧比也老杜繫言臬盧亦恐未詳按成臬五白原本招魂詞人引據遞相祖述大昌之論斯為固矣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欄道哭。哭聲直上干
 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
 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
 白還戍邊。邊亭^{一作戍}流血成海水。武^{一作我}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
 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
 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一作隴}西卒。^{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縣官急索租。^{草堂本作縣}
 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一作得}
 嫁比鄰。生男^{一作兒}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

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一作悲}啾啾。

耶孃 吳若本注云古樂府云不聞耶孃
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咸陽橋** 咸陽橋即中渭橋
也長安志中渭橋

在咸陽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貫渭水上橋廣六丈南北一百八十步洞
六十八柱七百五梁二百二十二今云塵埃不見咸陽橋出師之盛可知

防河 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為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
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

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 **營田** 唐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捍
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也 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

警則以軍若 **武皇** 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王昌齡白馬金鞍從武皇
夫千人助役 韋應物少事武皇帝公亦云武帝旌旗在眼中也

山東 趙復曰山東者太行山之東古之晉地今之河北唐都長安故以
河北為山東杜牧罪言曰山東之地一曰冀州一曰并州其人沈

鷲多才力敦五種本兵矢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

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 **二百州** 十道四蕃志關以
寸元好問曰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也 東七道凡二百一

十一州舊書貞觀中開西域置四鎮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續高宗軍資
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嬾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

警 **今年冬** 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奕使
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 **生男** 水經注楊泉物
理論曰秦始皇

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餽不見長
城下尸骸相支柱太真外傳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亦經注金城郡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早禾羌海北有鹽池關駟曰
縣西有早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
里舊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唐高宗龍朔三年為吐蕃所併唐
自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于青海開元中王君奐張景順張忠亮崔
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天寶中哥舒
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始不敢近青海
箋曰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反
以捷聞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
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于是行者愁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此詩序南征之苦設為役夫問答之詞
吾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騷然不獨南征一役為然故曰役夫敢申
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賦役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
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詔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
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聞君不見有詩人呼所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
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于其
詞若不為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高都護駝馬行

安西都護青駝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一作飄遠自
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
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
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安西都護

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依前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
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皆隸安西都護府鶴曰
高都護謂高仙芝也天寶六載仙
芝討小勃律擄其王所謂大功也
青駝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千餘
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
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常得波斯草馬放人
海因生駝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駝馬
腕蹄齊民要術腕欲得細而
促蹄欲得厚而大又曰
腕欲促而大其間纜容鞞
交河寰宇記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之
地貞觀十四年置縣取界內交河以為名交
蹄欲厚二三寸硬如石
五花開元天寶間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
閩馬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為之辨白樂
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是也李杜詩有五花或云取隋丹元子
步天歌五箇吐花王良星名畫要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

乘杜陽編代宗以御馬九花虬賜郭子儀唐六典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為誌焉又云細馬次馬並高乘局者尾側依若開印以三花

橫門

水經注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如淳曰音光故名光門雍錄

橫橋杜詩何由却出橫門道蓋自橫門渡渭而西即是趨西域之路也水經注光門亦名突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圖隅角相次前漢西域傳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賜以宮女為夫人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一作驥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
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矯矯龍性一云矯龍性逸合草堂本云東坡書作舍變化卓立
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考牧攻駒
閱清峻遂令大奴守一作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
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

如今豈無駉裏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天子之馬

穆天子傳天子之馬縹說文縹青白色雙瞳猶白馬賦雙瞳夾

高駉欲得端光睛

張景順

張說開元十二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序

欲得如懸鈴紫艷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

監牧

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三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

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僕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孽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麓良以數紀為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麓馬之監稱右凡馬以季春游牝其駒

大奴

王毛仲本高麗人其父坐積在牧三歲別羣馬牧牝馬四游五課

守天育

舊注天育天子廐名未詳所出胡仔曰東坡書此詩作字天育

寫真

張彥遠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

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

駉裏

可各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于古馬也

瑞應圖駮裏者神馬也與飛兔同應
勁日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
獻周穆王使之御以見王母周
穆王傳驂騑駮耳日馳三萬里

白絲行

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一作牙床玉手亂
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
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
衣着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
風照日宜一作疑輕舉香汗輕塵汚顏色一云香汗清塵似微汚又云香汗清塵汚不着
陳浩然本云香汗清塵似微汚
汗清塵似顏色

開新合故置何一作相詐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

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白絲行

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去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沈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

末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可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郭詩云噉噉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此詩用泰機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于衣工之棄我以冀咸之相薦公此詩謂白絲素質隨時染裂有香汗輕塵之汚有開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于羈旅也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
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

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

決明

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石決明生豫章唐本草云皆主明目

似首蒼而大七月有花黃白色其子作穗如青菜豆而銳

蘭風長

去聲一作伏荆公作仗

雨

一作東風細雨

秋紛紛

二云

八荒同一

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一作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一作抱衾禱相許。寧論兩相直。

闌風長雨

趙子櫟曰闌如謝靈運所謂闌暑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也東阜雜錄曰伏乃仗之誤言闌珊之風兀仗之雨也胡仔曰善本作長雨世說恭作人無長物用長字為是按蘭字與闌通舊注引光風泛崇蘭非是同雲陶潛詩靄靄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此云四海八荒同一雲亦停雲之意馬牛秋水篇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涇渭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禾頭

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行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單父人戴寂云久雨則禾生耳謂牙葉卷學如耳形也

王原叔以禾作木木固有耳恐非本古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一作請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后土

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歎庭前甘菊花

簷一作階一作庭前甘菊移時晚。青禁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一作盡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眾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一作埋風霜。

醉時歌

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一作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一作所談一作所該一作所抱過屈宋。一云有才德尊一代常坎軻。一作壑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一作見人更一作嗤。被褐短窄一作穴鬢如絲。

日糴太一作泰倉五升米時赴鄭老何襟期得錢即相覓
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一作直吾師清夜沈沈
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但覺高歌有一作感鬼
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
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
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
遇且銜盃

鄭虔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就職按廣文館於國子監增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萬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錄也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送其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宣帝杜陵紀元虔之居也通志鄭莊即鄭虔郊居李商隱有過鄭虔舊隱詩

康元年以杜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

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驩騶作駒已汗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一作賦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浩然本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一作生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一作即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草堂本作潭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沔沔徒可切樹攬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本集卷一

陸機滅榮緒晉書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

故作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草書趙注草書以遲為工所謂忽忽不及草書詞源隋藝文傳

文賦是也以速為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詞源筆有餘力

詞無筆陣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蓋

場源甲也水硯者成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掃千人

言用筆鮑明遠與妹成珠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之快利書浴雨排風成珠如珠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

成淡施吳晉漫錄淡施當是潭沱江賦隨風荷菱與波潭沱善曰潭沱

珠隨波之貌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云潭沱青帷閉玲

龍朱扇開富嘉謨明水篇陽春濁蒲濁曰蒲才有芽而白符在

二月朝始暎春光潭沱度千門水而青指東亭春景而言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一作復何夕共此燈燭

光一云共宿此燈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一作半為鬼驚

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

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荅乃未已陳浩然作

未及已兒女一作羅酒漿夜雨剪春韭一作炊問一作黃梁主

稱會面難一舉累一作十觴十觴亦不醉一作感子故

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驚呼近時胡儼曰常于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黃梁招魂稻梁

梁些注曰挈糝也言飯則以杭稻糝稷擇新麥糝以黃梁和而柔濡且香

滑也本草香美逾于諸梁號為竹根黃按此詩間黃梁即挈字之義作聞

字非是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隴西公即漢中王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一作萬象一作雲氣

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湓路迢迢天漢

東願騰六尺馬一作背若孤征鴻劃見公一作子面超然

權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

杜集卷

古

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
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
清興終

隴西公漢中王瑀讓皇帝第素湓潘岳西征賦玄灞素湓長安志湓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

天漢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六尺馬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上為馬

嘉蔬記稻曰嘉蔬江賦屈猛張華鶴鶴賦蒼鷹鷂鷂而受細屈猛志以報養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詩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一作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士懷登茲翻

百憂方知象教力足一作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

枝撐幽七星在北戶一作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

少昊行清秋秦一作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

飲一作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

陽雁各有稻梁謀

慈恩寺塔長安志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高宗在春宮時為文德皇

所立初惟五層崇一百九十九尺塼表土心徹西域窳堵波制度後浮屠心

內卉木鑽出漸以頽毀長安中更拆改造依東夏剝表舊式特崇于前李

適傳景龍以後天子游豫秋登高標蜀都賦陽鳥象教長安志塿有

報恩浮圖從者獻菊花酒稱壽如升光彩煥爛東有翻經院西京雜記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圖

前東街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

書靈光殿賦枝撐榭榭而斜據說文曰穿柱也山禮記舜

枝撐谷云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蒼梧禮記舜

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劉向列女傳瑤池列子別日升崑崙之丘以

舜陟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祖世以

假焉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

君稻粟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上集卷一

稻梁

廣絕交論分
雁鷺之稻梁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切天寶時事也泰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不分而天下無綱紀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雁稻梁刺之箋曰高標烈風登茲百憂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廻首而思呼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為常也程嘉燧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雲正愁閨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之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喅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林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一作都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之

步奔所來一作求

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二云小人實利口

薄俗難可一作具

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杜濟

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顏魯公神道碑征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兼京兆尹刈葵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

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放手東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一作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一作浩浩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一作軒飲一作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呼一作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漚是節一作時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一作語性亦嗜

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一作衣袖

天漏梁益州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焚道有大漏天小漏天醇酎楚辭招魂曰

清涼王逸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雪賦耐淵吳之醇耐張載酒賦中山冬落醇耐秋發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三云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

風景暮二云花繁草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

一作引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

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二云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蔡侯靜者意

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荆作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本云巢父掉

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携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擬把袂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

孔巢父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張叔明陶沔隱

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遜由是知名後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御史大夫與元年使李懷光于河中

遇害按巢父初與李白共隱徂徠白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云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此詩云南尋禹穴見李

白蓋巢父既與白別復往尋白于江東也公與白別于魯郡石門在天寶四五載間此詩當在與白別之後巢父不應永王辟側身潛遜則在遊江

東之掉頭巢父在宥篇鴻濛拊髀珊瑚樹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

後也掉頭雀躍掉頭曰吾弗知珊瑚樹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

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南州志珊瑚出大

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空中書西溪叢語空中書用

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空中書史宗引小兒騰空覺

脚下有波濤奇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梁

高僧傳史宗不知何許人常在廣陵白土埭憑球謳唱後有一道人不知

姓名常資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令

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

見欣然共語向曉道人辭欲還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至縣令呼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促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聲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史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或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于史宗置書于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禹穴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探禹穴張晏曰禹巡守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禹入此穴御覽載括略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于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也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_{白氏長慶集注逢作見}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盃樂聖稱世賢_{邵刊作避賢}
宗之蕭灑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

前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盃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

飲中八仙

李陽本草堂集叙公出入翰林中善能成謗帝用疎之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目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人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范傳正李曰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按李序范碑皆言白與賀監等八仙之遊在天寶初然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范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公所詠之數何也新書則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進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游何自相矛盾也
賀知章舊書知章性放曠善談笑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天寶三載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金壺記賀知章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李白訪賀監不遇詩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箋云吳人善乘船醉後馬上傲兀安隱如乘船言醉鄉之樂也眼花落井水底眠極狀其醉態之妙眼花落井便如安眠于井底得全于酒無往而非眠也注

以為嘲其不善乘馬又云落井而眠于水言其安于水也可謂
陋矣吳均雜句有云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眼花之義如此
讓皇帝子璉封汝陽郡王與流涎魏文帝曰葡萄釀以為酒移封
賀知章褚廷誨為詩酒之交拾遺記流涎魏文帝曰葡萄釀以為酒移封
拾遺記流涎魏文帝曰葡萄釀以為酒移封
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
使考羗不復呼渴對曰老羗漸染王化若歡酒左相舊書李適之雅好
池之役更為殷紂之民帝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左相賓友飲酒一斗不
亂夜則燕賞畫決公務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
為其陰中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遂命親知權會賦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七月貶宜春太守仰藥而死本
事詩適之罷免意憤日飲醉耐且為詩云林甫愈怒終遂不免邵氏聞
見錄云世賢當作宗之舊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侍
避賢傳寫誤也宗之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常月夜
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蘇晉吳若本注蘇晉事見其澤謠舊書
袍于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蘇晉蘇珣雍州藍田人子晉數歲知為
文舉進士及大禮科李白范傳正新墓碑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
皆上第歷戶部侍郎李白權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
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樂史別集序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
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
賦之國史補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命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
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箋云玄宗泛白蓮池命高力士扶白登

舟此詩證據顯然注家謂關中呼衣襟為船不上船者醉後披襟見天子
也穿鑿可笑趙次公云白在翰苑被酒扶以登舟則竟上船矣非不上船
也此尤似兒童之語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張旭國史補旭飲酒輒草
正以扶曳登舟狀其酒狂也豈竟不上船耶張旭善押筆而大叫以頭
搥水墨中而書之醒後自視以為神異舊書吳郡張旭與知章相善旭善
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金盞記知
章嘗與張旭遊于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輿發落筆
數行如蟲篆鳥飛古之張索不知也然旭過于知章焉李頎贈旭詩露頂
據胡床長焦遂其澤謠陶峴開元中家于崑山客有前進士孟
叫三五聲焦遂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
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曲江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隈洲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寔
宇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
故名之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
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其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卽事

列子云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陶淵明云卽事多所欣謝詩卽事怨睽攜

吾人

漢武帝歌曰泛濫不止兮

愁吾人西都賦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西征賦陋吾人之拘寧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

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杜曲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

南山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麗人行

楊慎曰古本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韞穿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

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

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一作爲盃鳥合反葉一作蜀垂鬢脣背

後何所見珠壓腰袂一作其輒切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

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一作珍出翠釜水精之盤

行素鱗犀筋厭飲久未下鑾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黃門

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一作絡送八珍簫鼓一作管哀吟感鬼

神賓從雜一作合還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

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一作副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

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一作向前丞相嗔

麗人行舊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爛發遺劍墜鳥瑟瑟珠

翠燦爛芳韻于路而國忠私于號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觀粧盆巷蠟炬如畫明皇雜錄上將幸

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馬于是競須名馬以

黃金爲疋極組綵爲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注並引十月幸華清亭度上已修禊亦必爾也肌理細膩

招魂靡顏賦理感金趙云感金實事唐人常語故杜牧自謂其詩感金結綉而無痕迹翠微盃葉

玉篇獨錄婦人頭花髻飾也趙注翠微一作翠為獨一作獨音卷音
洽與荷字連而曰斜斜音答重音貌海賦云磊磊而相連翠微獨葉
則翡翠微布於獨絲之葉翠為獨吳若本注禮記注交領也爾雅被謂
獨葉則以翠為獨之葉也 被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趙云謂之腰
被則帶腰耳以珠綴 雲幕 西都記成帝設雲帳雲幕于其紫殿世謂
之故言珠壓腰被 舊書太真有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之號長
第五倫傳竇 大國 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魏國八姨封秦國天寶七載
憲椒房之親 幸華清宮同日拜命趙云考長安 駝峰 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將軍曲
志號國八姨也則秦國乃大姨也 犀筋 西陽雜俎明皇恩寵祿山所
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為幫幫 犀筋 賜之物有金平脫犀頭進筋
鑾刀 西征賦饗人縷 黃門 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
端秀皆冠 御厨 新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 楊花 樂府楊白花歌
絕一時 落南家又曰願衙楊花入窠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主
裏此句亦寓諷于楊氏也 有二三青鳥如鳥挾侍王母 紅巾 王勃落花篇羅
旁沈約詩啣書必青鳥 丞相 祭史外傳十一載李林甫
毀薛炙手可熱蓋唐時長安市語如此

加國忠司空扈從之時每家為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
之煥發遺劍墜烏珠翠燦于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
不絕馳馬千餘頭匹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及秦國先死獨號韓國國
忠轉盛號國又與國忠亂焉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號聯轡揮鞭驟馬以為
諸號玉臺新詠引漢桓帝時童謡曰
靡梁之下有懸鼓戎欲擊之丞相怒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翠 森爽煙絲碧草萋萋長 公子華筵勢
最高 秦川對酒平如掌 長生木瓢示真率 更調鞍馬
狂歡賞 青春波浪芙蓉園 白日雷霆夾 城仗闔闔
晴開映 蕩蕩曲江翠幕排 銀榜拂水低 徊舞袖翻
緣雲清切歌聲上 却憶年年人醉時 只今未醉已先
悲 數莖白髮那拋得 百罰深盃亦不辭 聖朝
亦知賤士醜 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

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

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遊廟在曲江北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是也蓋本為苑後因立廟康駢劇

談錄曲江池本秦時陞州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為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于中和上巳之節西京雜記長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就此登高祓禊布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于都市

晦日

貞元四年勅正月晦日文武百僚賜錢以充宴會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

秦川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二月朔為秦川名樊川雍錄長樂坡基最高四面山巒皆見杜詩秦川

芙蓉園

雍錄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下亦為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宇文愷為隋營京城以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

夾城

韋述西京雜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人芙蓉園自大明宮夾巨羅城復道經通化門

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津陽門

映蕩蕩

漢郊祀歌天門開詠蕩蕩如潯曰詠讀如迭詠蕩蕩天體堅青之狀也

銀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褻窈冲融間。船舷暝戩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口擊鼓羣龍趨。湘妃漢

詩其年十月移禁仗

五王扈駕夾城路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盡以五色門有銀榜張正見詩銀榜映仙宮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盡以五色門有銀榜張正見詩銀榜映仙宮

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
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岑參

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為右內率府兵曹參軍

漢陂

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為陂十道志

曰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誤名之本屬奉天又說文曰漢陂在京兆鄠縣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潑水通志元末游兵決水取魚水去而陂涸為田

棊

雜記雍人棊羊注棊淨也

渤海

應劭曰海別支也

沖融

海賦沖融沈澆

船舫

江賦詠採菱以舫楚辭鼓棹

而歌王逸曰扣船舫也

雲際寺

長安志雲際山大安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隋置居賢捧日寺

藍田關

長安志藍田關

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即秦峽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側收曰青泥關武帝收藍田關雍錄杜詩水面月出藍田關峽關在漢陂之東南也

金支

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鹿翠旌臣贊曰樂上眾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為支相如賦建翠華之旗

秋風辭今哀情多少壯幾時今奈老何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

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峭一作翠增光輝一作乘陵惜

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驪騮吾其雜

鼯鼯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

苦便一作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迺從此具扁舟彌

年逐清景

鮫人

海賦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江賦鮫人構館于懸流

白閣

岑參歸白閣草堂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

白閣雲半入紫閣松通志紫閣白閣黃閣三峯俱在圭峯東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弗融黃閣不知所謂三峯相去不甚遠

前漢王貢兩龔傳序谷口有鄭子真祠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三張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遵稽康幽憤詩郭慕嚴鄭樂道閑居

謝靈運還舊園作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便靜謝靈運詩拙疾相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注謂張良邴曼容也

戲簡鄭廣文

虔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一作置馬堂階下醉則一作即騎馬歸頗遭官
長罵才名四一作三十年坐客寒無檀賴一作近有蘇司業時
時與一作乞酒錢

蘇司業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及進士第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乞

夏日李公

一云李家令李時為太子家令黃鶴曰按宗室世系表當是李炎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
旁舍頗淳朴所願一作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
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
驚秋巢多眾鳥鬪一作喧葉密鳴蟬稠苦道一作遭此物聒孰
謂一作陳語吾廬幽水花晚色靜一作淨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

盡更起為君謀

水花

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寔曰蓮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閣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一作野延冥搜沸一作拂天萬乘動觀水
百丈湫幽靈一作靈斯一作新可佳一作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
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
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
寒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
緝一作微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

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一作遣收復歸

虛無底化作長黃虵一云龍與虵飄飄一云飄青瑣郎文采珊瑚

鈎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東山

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溫湯在山陰火

海賦陰曠火潛然曠

原

吳若本注原崑崙東北脚名也穆天子傳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百丈湫

長安志冷水一曰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里亦曰百丈泉水經注冷水出肺浮山

百丈湫

長安志陰盤城

龍用壯

漢縣湯泉水在

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上渭寰宇記百丈水即冷水之別名郊祀志湫淵祀朝那陰盤故城東門外去昭應十五里往來大路必由此城行人憧憧無所留礙近古帝王未嘗經度必迂迴城西別開御路貞觀中乘輿將自東門入湯泉水岸深數丈時水暴漲平岸又見物狀猪畜臨土門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因失所在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自城東北角起倏忽滿城從官皆相失上策馬踰城赴官路下至渭川雲氣稍解侍臣分散尋求乘輿所在上悵然還宮數日不出翰林學士通事舍人王翰作荅客問上之詞曰龍躍湯泉雲漸迴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潛龍見雲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劇談錄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

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龍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偃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剋塘湛若疏鑿

寒

七發旌旗偃蹇微綃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劉淵林曰俗傳

曾祝豪

牛

穆天子傳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天子奉璧南面曾祝佐之祝沈牛豕羊又文山之人歸遺獻牯牛百天子與之豪馬豪牛

金蝦

蟆

酉陽雜俎有人夜見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尋跡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祿山詔約楊妃誓為子母通背禁掖

狎

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卧内方此為疎薊城侯之獲刑刑餘又奚足尚方諸蝦蟇之人月詩人之託論不亦婉而章乎

長黃虵

安祿山事蹟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卧化為一黑猪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此猪龍也無能為者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為祿山造宅至溫泉賜浴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後三日召祿山入内貴妃以繡綉子縛祿山今内人以絲與昇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綉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十三載祿山人朝歸范陽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都縣令船夫持牽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賫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夢弼曰湯沐故令召卿至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謁見之由故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不聽雖國忠欲收祿山貴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也續遣歸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乎

夜聽許十損一本作許十一一誦詩愛而有作本作許十無損字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祭可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一作混遊衍四座皆一作俱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
鳴鑄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
推激紫燕舊作鸞自超詣翠駿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
夜寥聞

五臺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曇土之臺故曰五臺太平寰宇記五臺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石壁續高僧傳曇鸞或為巒雁門人也家近玉

臺山後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舊書達摩傳慧捶鉤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郭云捶者拈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紫鸞昭陵六馬贊駁爾雅駁如馬駁爾雅駁如馬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
卽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下坡墮因一作用厚地一作力却略羅
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一作霧白玉殿
莓苔青宮女晚一作曉知曙祠官一作臣朝見星空梁簇畫戟
陰井敲銅甌中使日夜繼一云日繼夜正惟王心不寧豈
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疑推道經瑞
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巢巖局高岳前嶺翠洪河左澧
澧澄玉篇同榮胡桐鳥迴二切無營音澧字玉金城蓄峻趾沙苑

澧澄玉篇同榮胡桐鳥迴二切無營音澧字玉金城蓄峻趾沙苑

上集卷一

交廻汀永與奧區。回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
爭岩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一作宜可聽。王劉美竹潤裴。
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
物常發硯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逾青熒。側聞魯恭化。
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
客思迴林岵。輶軻辭下杜。飄飄陵濁溼。諸生舊短褐。
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
解署一作宇容一作客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
俗累浩蕩乘滄溟。

橋陵

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十七年十一月謁橋陵上望陵涕泣改奉先同赤縣以所管三百戶供陵寢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二十里象設招魂象設君室注象法也
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舊坡咆哀二世賦登坡咆之長坂匡金城寰宇記秦孝公九年築長城簡公二年塹洛故云自
盧正俗坡咆者猶言靡迤耳鄭濱洛今沙苑長城是也三秦記云在蒲城東五十里秦築長城即是灃洛也賈誼云關中之固金城千里思謂指長城也舊注引京兆始平之金城非下杜水經注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長安是陵曰杜陵縣更各此為下杜城東有杜原城在下故曰下杜困學記聞石門霧露白玉殿勞苦青舊史鄭顯夢為聯句與此同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繚以周牆百餘里。龍
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驟牝三千匹。
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一作西每歲攻一作收
牧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廡皆雲屯。驕
驕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尊。至尊內外馬盈
億鮑作內外馬數將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

權奇難具論。鬃鬣埽阜藏。奔突往往坡。隨縱超越角。
壯翻同一作騰麋鹿遊。浮深簸蕩。鼉鼉窟泉一作游。出巨魚長。
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沙苑

元和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馬翊縣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水經注洛水東

天廐

六典六開左右凡十有二開分為二歸至尊唐六典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匹敦馬一百匹進之今本六典云凡在牧之馬皆印註云印以監名若擬送尚乘不用監名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雜

角壯

赭白馬賦分馳左嚮以飛字印左嚮

泉出巨魚

泉出吳若本注作海

驄馬行

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鄴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出後漢志按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崿。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一作駿硯連錢動。朝來从草堂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二云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一作晨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一作智騏驎地上行。

隅目

西京賦隅目高匡薛綜曰隅目角眼視也相馬經曰眼欲得高匡

肉駿

東坡曰余在岐下見秦川進一馬駿如牛項下

晝洗

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張說隴右監牧

頌朝制園風夕洗天泉太白
天馬歌雞鳴刷燕暮林越

去矣行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擊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採錄欲辭職遂去矣行往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公置山出美玉三秦記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禁作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二云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

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一作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洒送一作日月生逢堯舜君二云

君為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一作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

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

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

自適一作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

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結凌

晨過驪山御榻在帶噪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

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二云留懽娛樂動殷轆疇

荆作膠葛一作蛄蛄一作福蛄蛄一作湯蛄蛄賜浴皆長纓與宴一作非短褐彤廷所

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筆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願一作願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

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

堂舞一作有神仙煙霧散一作蒙玉質煖客一作蒙貂鼠裘悲管逐

清瑟勸客馳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一作為臭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羣冰一作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圻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一作且可越老妻寄一作判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一作餓已卒吾寧捨

一哀里巷亦一作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

秋未一作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一作當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迹猶一作獨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

卒憂端齊一作際終南瀕洞不可撥

奉先西魏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移隸京兆府以奉唐宗

泉後魏白水又改蒲城開元四年建唐宗橋驪山太平寰宇記驪山在昭

陵改為奉先縣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縣馬山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

山也雍錄溫泉在驪山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修葺即山建立百司

廢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益著

大抵宮殿包裏驪山一山而繚牆周徧羽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

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蚩尤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

轂蚩尤居前皇覽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

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為蚩尤旗余按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以喻兵象也

鬱律西京賦隆窟崔羽林唐會要垂拱元年置羽林軍應樂動開元

遺事貴妃生日宴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為曲劉禹

錫華清宮詩言昔太上皇帝居此祈年空中開清樂往往來列仙穆曷林

賦張樂平膠葛之禹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魯靈光殿賦洞轆轤乎其無垠

高峻賜浴

津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之貌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

華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為皂雁置于水中上時于其間泛銀鑊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

次西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孔帖云李適賜浴温湯給香粉蘭澤安祿山事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號國姊妹並至新豐所止之

處皆賜御膳至温泉賜浴將士並賜浴官渡即涇渭之渡也舊注引魏志賜食賜錢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

天柱水經注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在萬年縣東南二

十五里入藍田路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列子共工氏與顛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頃洞許慎注淮南子頃讀如頃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按

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

言祿山反狀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英華題云新畫山水障歌奉先尉劉單宅作

堂上一作中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一作出起烟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輿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處筆迹遠

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一作拆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

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一作恐是蒲

滿一作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

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

英華云滄浪之水深且闊欹岸側島英華云欹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

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

小兒心孔開貌音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獨胡為在泥滓青鞵布襪從此始

赤縣

劉為奉先尉寫其邑之山水故曰赤縣圖

祁岳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李嗣真畫錄云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二十五人祁岳

在李國恒之下岑參送祁樂還山東詩有時或乘輿畫出江上峯床

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檜者唐仲云疑即其人岳之與樂傳寫之誤也

契丹

張彥遠名畫記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沙門法琮云六法備該殊

昔田楊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畫小塔楊以簾蔽畫處鄭竊視之謂

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

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物車

天姥 寰宇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八

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

餘丈蕭蕭然吳錄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

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

嘉中遣名畫寫狀于團扇即此山也謝靈運詩曰暝投剡中山明登

天姥岑壯遊詩歸帆拂天姥蓋舊遊之地故云悄然坐我天姥下也

耶溪 寰宇記在會稽縣東二十八里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嵯峴麻谿

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弟惠連常遊之作

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

雲門 會稽志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水經注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

寺 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潤延流盡泉石之好南史何胤以會

稽山多靈異往遊焉

青鞋布襪 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公

居若耶山雲門寺

之而不可得故曰我獨胡為在泥滓

草堂詩箋序于自京赴奉先縣之後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天寶十五年五月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

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聞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一作迴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

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

落石泉聲聞復急一作息動靜隨所擊一作激鳥呼藏其身有

似懼彈射吏隱道一作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

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

□逍遙展良觀坐以風頗愁一作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丈蛟歛翻盤渦坳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煙氛一作氣

藹嶺一作嵩舉颺颺森慘戚崑崙崙崙峒顛迴首如一作知不隔

前軒頽一作反照巉絕華岳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
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一作積玉觴淡無味□□豈
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
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猛將紛填委廟謀
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來一作未釋欲告清宴罷一作疲
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

元和郡國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南縣舊注也後魏置白水郡南臨白水因以為名唐屬同州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為名廢帝三年改為蒲城開元中改為奉先縣白水則後魏所置縣及白水郡也
仙伯舊注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故呼少府為仙伯
相公軍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拜哥舒翰為兵
離宋玉諷賦為臣炊離之飯大招設菰梁只注菰梁蔣實謂離也
馬副元帥以討祿山明年正月加同平章事八月翰軍敗于靈寶

三歎

左傳魏子曰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月中避寇時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一作
谷火雲無時出無時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兩行潦
相厯感蒼音烏音甸音又音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
浪忽謂陰崖踣音副音恐泥窟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
拔樹礪硯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
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
岸去一作湫壑松栢禿乘陵陳作破山門廻幹裂一作地軸
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
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亦驟
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

足雲雷此一作不已艱險路更踟普天無川梁欲濟願
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
鴻鵠

三川

元和郡國志三川縣本漢翟道縣地以華池水黑源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為各開皇三年屬鄜州本漢祿祜縣之地貞觀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二縣屬雍州大足元年隸京兆府柳子厚曰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凡九

山

元和郡國志土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 蔚旬海賦蔚旬而相 漂沙海賦影沙碧

乘陵

宋玉風賦乘陵高城 山門即土門山也山有二門故曰山門 地軸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

迴交洛

元和郡國志隋開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縣置洛交縣屬鄜州洛水之交故曰洛交寰宇記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交會

所及關

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

鶴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公自京兆之奉先明年夏五月自奉先之同州白水縣又自白水之鄜州途出華原是赴靈武時所經處也同州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華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豈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坊復自坊北至鄜也後有玉華宮詩上

華宮在坊州宜春縣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一作天清一作

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一作歸來血一作洗箭仍唱

一云燃箭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

陳陶

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為兵馬元帥收復西京辛丑與賊將安守忠戰于咸陽縣之陳濤斜官軍敗績時瑄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

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勢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殺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雍錄陳濤斜在咸陽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陳濤斜是也未戰陳濤斜時瑄已先至便橋據要既敗又為中人所促并與南軍而敗人事失之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一作晚樂蕭颯一作颯

青是烽一作人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

倉卒

青坂癸卯瑄又率南軍即戰復敗東坡曰瑄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遂及于敗後篇云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青坂地名未詳陳濤斜在咸陽房瑄師次便橋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架渭水上則青坂去陳濤便橋當不遠大

白窟太白山在武功縣去長安二百里瑄先分三軍劉愬將中軍自武功入故曰飲馬太白窟

茅元儀曰肅宗已入賀蘭進明之誘而使房瑄將兵人主嫌疑于上小人窺伺于下持重有伺焉知非勝機而中人輒敢促戰敗師之罪瑄不任受也瑄以宰相將師若非主上見疑何至使人監制若瑄幸而勝則肅宗之疑愈深進明之誘滋甚豈惟不敢望一州他日欲如高力士陳玄禮亦不可得矣瑄既敗帝猶未敢即廢假琴工之事發怒斥之既廢而朝士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帝益不能容由此言之唐世公議猶足重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一作詞

人帶弓箭白馬嚼一作嚙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一作空仰射雲

一箭君諫作發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

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口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云望城北

少陵雍錄少陵原在長安縣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

南家焉故自稱杜江頭宮殿舊書文宗能詩常誦杜甫曲江行云

百司解署思復昇平故事命細柳新蒲康駢劇談錄曲江池入夏則

蕭曲江池為宮殿以壯之同輦漢書成帝遊于後庭白馬明皇雜錄

可愛南苑即南內與同輦漢書成帝遊于後庭白馬明皇雜錄

可愛南苑即南內與同輦漢書成帝遊于後庭白馬明皇雜錄

可愛南苑即南內與同輦漢書成帝遊于後庭白馬明皇雜錄

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勒一箭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賜貴妃自盡驛在興平縣縣在府西百餘里玄宗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劔閣以達成都清渭丙申次馬嵬驛上命力士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惶惑避死不能記孰為南北也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為望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不能記南北之意

箋曰此詩與哀于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也蘇黃門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劔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劔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處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宮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即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與哀于無情之地沈吟感歎蒼亂迷惑雖騎滿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謂有情痴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為言殆亦淺矣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鳥一作頸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一作來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口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一作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一作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一作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一作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一作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哀王孫

舊書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

平明既渡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通鑑上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

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
攘不知上所之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
唐為苑之延秋門在漢為都城直門也既出即由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
嵬而西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
後改為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門乞為奴于寶晉紀總論劉淵王彌之亂將相在野
光武紀赤伏符曰索馳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駱駝朔方將河隴
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傳位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千靈武安祿
萬拒賊敗績于潼關傳位山事迹祿山深宮高居殘虐日恣酷如狼
虎百姓駭然間諜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肅宗至靈武皆南單于武
企官軍相傳曰皇太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為空南單于武
紀匈奴莫韃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五
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開元中玄宗使郭知運討逐回鶻退
保烏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肅宗即位九月花門唐志其州
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花門有花門山
堡東北千里務面後漢耿秉傳匈奴或至狙史記索隱狙伏伺也謂
至回鶻衙帳務面黎面流血黎即務字狙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
箋曰至德元載九月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駟等八十
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剗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
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為賊耳目搜
捕皇孫妃主以獻奉者不獨如孝哲輩為賊龍任者也故曰王孫善保千

金軀又曰哀哉王孫慎勿疎危之也亦戒之也有宋靖康
之難羣臣為金人搜索趙氏遂無遺種讀此詩如出一轍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屏一作庭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一作

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鸝一作鶯度結構

紫鴿下果愚二云非愚一作芳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

我病微笑索題詩

大雲寺

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
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

水精域

江摠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西陽雜俎
經寺為大雲道遙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

果恩

呼殿椽桷護雀網為果恩其淺悞如此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郭注云屏
謂之樹今果恩也列之為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恩謂之屏

劉熙釋名曰果恩在門外果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王莽遣使壞滑
陵延陵園門果恩曰使長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關

外界恩鹽鐵論曰垣闕恩思言樹屏隅角所架也雅錄恩思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疎故曰恩思其制與青鎖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在宮闕則為闕上恩思在陵垣則為陵上恩思禮記疏屏亦其物也又有網戶者刻為連文迤相綴屬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禽雀者文宗出殿北門裂斷恩思而去元微之詩網索西臨太液池皆真網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一作春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

鱗

白氎

後漢南蠻傳哀牢口知染采文繡屬氎白氎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氎花布

圖畫

長安志寺內有三絕塔塔

內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俗呼為三寶塔隋文帝造馮提伽畫車馬并帳幕人物已剝落東壁北壁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壁楊契丹畫本行經塔東又手下畫辟邪雙日隨人物轉塔三階下曠野雜獸似是張孝師西南淨土院遠殿僧至妙失人名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銀鐺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

銀鐺

西域傳注銀鐺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今殿塔皆有之舊注以為殿角懸鈴非是

鐵鳳

西京賦鳳翥翥于堯標咸迦風

而欲翔薛綜注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救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長安志寺內有浮圖東西相值

童兒汲井華

慣捷

瓶上

手

霑灑

不濡地

掃除

似無箒明

霞爛

復閣

霽霧

攀高牖

側塞

被徑

花飄

飄委墀

柳艱

難事

迫隱

遁佳

期後

晤語

契深

心

那能總

鉗口

奉辭

還杖

策暫

別終

回首

泱泱

泥汚

人所听

國多

狗既

未免

羈絆

時來

憇奔

走近

公如

白雪執執煩何存

井華

本草注井華水平且第一汲者是

複閣

長安志此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

听听

九辯猛大

信信而迎吠兮補注信音根馮已倉曰听疑註切笑貌上林賦無是公听然而笑與此意義殊遠蔡夢弼云字當作听按玉篇听音牛佳語斤二切字通信故引九辯

杜工部集卷之一

泰興縣八十老人李寓庸因是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二

箋



古詩四十二首

避賊至鳳翔行在及歸鄜州還京師出華州作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
翰。一作傑開筵上日。一作月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
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水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
惡聞戰鼓悲。急。一作羽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
看我形容已枯槁。坐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一作辭自作
風格老。近來海內為。一作無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
沈謝力未工。才兼鮑昭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

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一作注金

盃。如澗之酒常快意。亦如荆作窮愁英華作未安在哉。忽憶

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孔安國注上日朔日也

急觴

謝靈運詩急觴盪幽然

山東

曾鞏曰白蜀郡人初隱岷

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去之齊魯舊史稱白山東人蓋史誤也按舊書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錢希易南部新書亦同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亦云山東人李白蓋白隱于徂徠時人皆以山東人稱之故杜詩亦曰山東李白輦以史為誤而希易反以世稱蜀人為誤皆非也近時楊慎據李陽冰魏顥序欲以為東山李白陽冰云歌詠之際屢稱東山顥云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此亦偶然題目豈可援據為稱謂乎楊好奇曲說吾所不取

何劉沈謝

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鮑昭宋景文筆記金陵人得石刻作鮑照唐人諱天后名書照為昭耳

鮑昭

宋景文筆記金陵人得石刻作鮑照唐人諱天后名書照為昭耳

晦日尋崔戢李封

晦日謂正月晦日

朝光入甕牖

一作方

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

和柔興來

二云得興二云乘興

不暇嬾

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徒

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

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

一作

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

嶮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一作

竹頗修修引客看

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

下士至

一作

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峰聲亦暖遊思見

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綺憂至

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一云自長鯨吞九

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

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云慰沈浮

雨過蘇端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二云交久旱雲雨作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
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飽云跡便更云掃蘇侯得數過懽
喜每傾倒也復一作復也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
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一作秀墻隅草親賓縱一作絕
談謔喧鬧畏衰老一作畏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
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蘇端

卜園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困學記
聞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豈卽斯人與

喜晴

喜雨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一作肅肅春增
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一作杏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
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澹鬪龍虵甘澤不猶愈且耕今

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
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一作滅此道
誰疵瑕英賢遇輒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
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一作雲查焉能學衆口咄
咄空一作同咨嗟

陵陂

莊子青青之
麥生于陵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程攜酒饌
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一作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
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
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一作中老栢青義動修
虵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

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一云庶明似賙給素絲挈長魚碧
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溢東風吹春冰決
莽草堂本作滂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
鶻聞呼向禽急

述懷一首

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岑一作猛虎塲鬱結迴我

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
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一作塗

舊書十五載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
右拾遺新書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竄服欲奔行在為賊
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
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唐授左拾遺詔襄陽杜甫
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
母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齋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右勅川黃
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麻鞋吳曾漫錄王獻
以草為屨左氏曰非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
鞋貴賤通着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官中妃嬪皆着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去秋群□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陳作遺。昨風俗方再
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晉作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
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
漫一作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一作國寶皇。天悲送遠雲
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
何正穹昊。

涼州

漢置涼州。河西五郡皆屬焉。武德二年置河西節度使。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為涼州。

族父

至德二載五月

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西極

新書。祿山亂。吐蕃乘隙。暴掠至德初。取嵩州及武威等諸城。入屯石堡。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漢水清。緬通淮湖
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
際。一作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
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一作例。至尊方旰食。仗爾
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憇。樊作補闕入柱史晨征固多憇正當艱
難時。實藉長久計。迴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
煙根。山門萬重一作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遯徘徊
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一作帝。恨
無匡復姿。一作資。聊欲從此逝。

威弧

天文弧矢星

漢中

漢中古梁州之境。唐置梁州。天寶元年改漢中郡。乾元元年復為梁州。

淮湖稅

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第五琦見上于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

運至扶風 **七曜曆** 漢志註日月五星為七曜 **三軍勢**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桓還大將軍問戰鬪方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令弟草中來。蒼然一作茫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
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畧文
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一作皆
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浩然本天軒輕一作轉西極最瘡
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
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虛試。須存武
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飮

不羶。蘆一作魯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

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

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論事

舊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于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為

河西節度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

兵法

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宗廟

肅宗紀九廟為賊所焚上入長安素服哭于

清海

元和郡國志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軍

流沙

元和郡國志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

武威

漢武帝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時吐蕃乘間侵擾河西故曰須存

石戴

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

黃羊

夢弼注大觀三年郭隨使口常舉此詩以問口使時立愛云黃羊野物可

蘆酒

糜穀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蘆葦作

鼓車

南史王融謂宋弁曰若千里斯

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為衾褥有口人造

晉酒以荻管吸于瓶中杜詩黃羊蘆酒蓋謂此也

社集卷二

至聖上當
駕鼓車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一作志氣橫九州。
 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讐。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
一作鑿與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
 嗷。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未滅。控帶莽
 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
 何求。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
 雪雲稠。一作積雪羗父豪猪靴。一作羗兒青兕裘。晉作漢兵
 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峯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

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
 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
 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
 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同谷

寰宇記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為成州自至德之後吐蕃侵擾百姓流散諸縣並廢為鎮軀幹

晉書隴上歌隴上健兒有

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弱水

元和郡國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寰宇記弱水東自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

北二十三里刪丹

枹罕

元和郡國志河州枹罕縣本漢舊縣屬金城郡故罕羗侯邑後魏至唐河州皆治于此水經注

漢舊縣屬張掖郡

應邵曰故罕羗侯邑也地理志曰灑水

使君

鮑日注以為韋宙宙乃舟之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于枹罕入河

仇池

成州南八十里有山曰仇池即白馬羗之處辛氏三秦記曰仇池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萬仞上有數萬

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

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晉末為氏楊茂搜所據立

官室困倉

豪猪

長楊賦搃能羗拖豪猪本草圖經豪猪鬣間皆為板屋有豪如箭能射人陝洛江東諸山中並有之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說文
兕如野牛青皮厚可為鏡
月窟長楊賦西歷月窟服虔
日窟音窟月所生也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一作迴畧大荒來一作東嶠函蓋

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

蘆子一作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

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在此誰能一作敢叫帝閭一作陳

行速如鬼

蘆子

元和郡國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西北三十里鎮本在夏州寧
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蘆子關屬夏州北
去鎮一十八里寰宇記延州天寶元年改爲延安郡西南至長安九百里
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考杜詩云云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寰
宇記延州東北到隰州黃河界二百二十里會要夏州朔方縣長慶四年

五城

沈括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
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

節度使李祐築烏延宿州臨塞陰河東征通鑑祿山反邊兵精銳者
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

淘子等五城于蘆子關北以護塞外薛大夫舊書賊據長安陳
倉令薛景仙率眾

留兵孱弱思明秀巖至德二載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
行高秀巖自大同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

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思明以為太原薛大夫舊書賊據長安陳
倉令薛景仙率眾

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薛大夫舊書賊據長安陳
倉令薛景仙率眾

收扶風郡守之由是關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軼通鑑賊遣兵寇

扶風薛景仙擊却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賊兵力所及者

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

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功也

箋曰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嶠函空虛公以為得延

州精兵萬人塞蘆關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五城荆

杞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

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賊欲取太原長驅朔方河隴而

長安西門之外皆為敵壘故曰迴畧大荒來嶠函蓋虛爾也疾驅塞蘆子

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塞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風關輔響應取道扶

風與景仙合力則收復尤易也故曰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在此公之深

彭衙行

北集卷三

八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門作月照白水
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鳴作不見遊
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猛作聞懷中掩其口反側
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
相牽攀既無禦雨濕作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一作最契濶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糒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
暮宿天邊烟少畱周晉作固一作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
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燠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
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
熯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
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

月周□□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元和郡國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闕于息

躬絕命詞涕泗流兮在闕
臣瓚曰在闕涕泗闕于也

北征歸至鳳翔墨制
放往鄜州作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
華拜一作奉辭詣闕下二云闕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
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反未已臣甫
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一作路猶恍惚乾坤含陳浩然本作合瘡
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

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瀾。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帶古車轍。青
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一作酸齊結實。
緬一作縹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一作峽互
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一作梟鳴黃桑。野鼠
拱亂穴。夜深一作中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
者散一作收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一作墮□
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一作迴悲泉其幽一作鳴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
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一作繼過邾海。

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拆天吳。及紫鳳。顛倒在一作短裋一作裋。
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嘔卧數日。三云數日卮無一作能囊中帛。救
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
藉盡看澗。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一作脫。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
改。坐一作旁覺秋氣一作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一作其
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
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
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

援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一作可陳浩然本作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畧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口歲勢

成擒口月口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竟殖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當作周衰

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

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

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公遭祿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故以北征命篇鄜時元和鄜國

志漢為上郡雕陰縣之地後魏為鄜州因秦文公夢黃蛇自天降屬于地遂于鄜衍立鄜時為各天寶元年改為洛交郡乾元元年復為鄜州

吳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為天吳為水伯虎身人面八尾八足背黃青色書眉潤劉績霏雪錄云唐時婦女畫眉尚闕北征

云狼藉盡眉潤張籍倡女詞有輕鬢叢梳潤掃眉之回鶻至德元載九

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月回紇遣其

太子葉護領兵馬四千餘眾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王為兄同收西京十月從廣平郭子儀入東京唐書

回鶻北口種隋曰韋紇亦曰回紇元和四擒西陽雜俎祿山反

太白入月敵可摧及誅褒妲魏泰曰唐人詠馬嵬事劉禹錫則曰官

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官軍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

先別云云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陳將軍許彥周曰禍亂既作惟賞罰

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陳

立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匡復之功故以活國大

許之余謂微爾人盡非猶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推許之至矣

同殿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唐畫斷曰

大同殿圖之高力士外傳上因大同殿白獸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

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云云白虎殿王莽傳自前

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山堂考索開元中鵠集白虎庭木則唐亦有

白虎之號也顏魯公康使君碑父國安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

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紫荆樹

陸士衡豫章行
三荆歡同株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
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
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
無老少論交一作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
櫪上追風驃

輕肥

時當肅宗括馬之後
故曰不復能輕肥也

追風

古今注始皇七
馬一曰追風

驃

說文驃黃馬發
白色一曰白鬃

尾廣韻馬黃
白色曰驃

玉華宮

溪迴

一作迴

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

下陰房

一作極

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一作秋色一作氣

正

一作極

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

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

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
卑陋二十二年詔曰即潤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繪木不雕鏤

矯鋪首以荆扉變綺窗于甕牖地理志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
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為玉華寺寰宇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
君縣西北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
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于九成宮
鬼火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
云兵死之血為鬼火燐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宮憑風迴一作岌業土囊
口立神扶棟梁一作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
牛斗紛披一作長松倒一作揭巉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
淚逆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
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牆後我行一作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晉晁前
一作符趙

太白駢馬更搔一作首音符

九成宮

寰宇記在麟遊縣西一里本隋仁壽宮開皇十三年楊素于岐
山北建平山堦谷館宇相屬督役嚴急作者多死高祖不悅及
幸新宮遊觀乃喜貞觀五年復
舊宮以備清暑改名九成宮土囊風賦風生于地浸淫谿谷盛
怒于土囊之口注谷口也立
神魯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置官地理志云周垣千八百步
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雕牆魏徵九成宮
醴泉銘序九

成宮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閣高閣周建
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遠遶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
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
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贈
秦少府歌去年行宮當太白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客云千里
至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
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
夢寐

更

冷齋詩話言更互秉燭也陸放翁云夜深宜睡
而復秉燭見久客喜歸之意惠洪讀平聲妄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鄰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一作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

慮賴知禾黍一作黍稌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群雞正一作忽亂叫客至雞鬪爭正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

復清苦一作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

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一作餘情歌罷仰天歎

四座淚縱橫

偏仄行贈畢曜一云德德行篇中字亦作德德英華作贈畢四曜

偏仄何偏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

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

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一作未敢愛微軀三云憐相訪

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

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一云已令把牒還請假男兒

信一作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

辛夷始花亦一作又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一作徑相就飲一斗恰有三

百青銅錢

偏仄上林賦偏側必節司馬彪曰偏側相逼也官馬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

李廡署云無馬大夫崔光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中以六十遠効之取廡江華太守

憲制唐令諸京官請假職事三品通籍元帝紀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

禁相應乃相就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三百鶴曰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

宗以廩食方缺乃禁京城酤酒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貞元二年斗錢百五十真宗問唐時酒價丁晉公引此詩以對丁蓋知詩而未知史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驥兒種尤異是龍
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時輩伯人間好少一作年不
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一作輝赫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
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一作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
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
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一作積何時
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
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籍小

來習性嬾晚節一作歲嚮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
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
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陳作饑哀號待枯
麥時哉高飛鷲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夙昔

李舟

宗室世系表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隴西縣男父岑水部郎中眉州刺史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初恢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近代機警有李舟張彧又云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

褒斜

西都賦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曰褒北曰斜長四百七十畧水南流

洗兵馬

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荆作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又作夕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

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饌肉葡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一作謀猷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吳本正耐烟花繞。鶴禁通霄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一作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一作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

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西溪撰河清一云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洗兵馬

西溪叢語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六韜武王問太公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

收山東

十月廣平王統戰于陝城之新店官軍與回紇夾擊大敗之安朔方舊書肅宗大閱六軍

朔方

舊書肅宗大閱六軍慶緒自苑門夜遁走河北保鄴郡廣平王入東京南趨關輔至彭原郡

蒲萄宮

葉護自東京還宴之于宣政殿漢軍半殪惟倚朔方軍為根本書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

崆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元和志隴山在隴州隴山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即位靈

關山

武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鑿之地矣南部新書崆峒關山在松州屬隴州西北界蜀破後路不通即古之空桐也樂府解題關山

月傷別 **成王** 乾元元年三月廣平王倣自楚 郭相 吳若本注 司徒

李光 **尚書** 僕固懷恩或云王思禮收兩京遷戶部尚書懷恩雖有功止詔

亦與此詩語合 **鶴禁** 類聚太子晉乘白鶴仙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

居之地凡人不得 **問寢** 肅宗即位下制曰復宗廟于函維迎上皇于巴

輒入故云鶴禁也 肅宗鑿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畢矣上

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東宮不許此詩援據寢門之詔引太

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為君也顏魯公天下放生

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

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諫也高力士傳

太上皇至鳳翔賊臣李輔國詔收隨駕甲仗上曰臨至皇城安用此物悉

令收付所由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欲

令猜阻更樹勳庸移 **龍樓** 成帝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

仗之端莫不由此 **攀龍附鳳** 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宗之意獨厚

龍樓而 **攀龍附鳳** 于靈武故婉辭以譏之攀龍附鳳郭滉謂李國輔

問堅 **攀龍附鳳** 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是也豈知蒙帝力不得誇身 **蕭丞相**

強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貪天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是也 **張子房** 蕭丞相指房瑄也瑄自蜀郡奉冊畱相肅宗故曰既畱或以謂

指杜鴻漸據新書卿乃吾蕭何之語非也瑄既罷張鑄代瑄為

相故曰復用張子房瑄以至德二載五月罷相以鑄代八月出鑄于河南

次年五月鑄罷六月瑄貶邠州瑄鑄皆上皇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疑之用

之而不 **張公** 舊書鑄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好譚王霸大畧自褐衣拜

終者也 **張公** 左拾遺立宗幸蜀自山谷徒步危從立宗遣赴行在至鳳

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瑄為相獨孤及張公頌隱居終南

蓋三十碁天寶十四載始褐衣召見令狐岷顏真卿墓志在平原常薦安

陵處士張鑄有公輔之 **青袍白馬** 梁書侯景傳普通中童謡曰青絲

望數年後鑄位列鼎司 **青袍白馬** 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

青衣哀江南賦青 **白環銀甕** 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

袍如草白馬如練 **白環銀甕** 環玉玦馬融廣成頌受王母之玉環禮

運山出器車鄭氏注謂若銀甕丹甕孝

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甕不及自滿 **紫芝之曲** 隱士謂李泌也肅宗

于靈武調護立肅父子之間為張良姊李輔國所惡及上皇東行有日泌

求歸山不已乃聽歸衡山公以四皓擬泌不獨著其羽翼之功蓋亦以正

肅宗為太子之名也收京詩 **河清頌** 宋元嘉中河濟俱清鮑照為河

云羽翼懷商老其意深如此 **河清頌** 清頌其序甚工是時文士爭獻

歌頌如楊炎靈武受命

鳳翔出師之類是也

箋曰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

平也首叙中興諸將之功而即繼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

峒崆峒者朔方回鑿之地安不忘危所謂願君無忘其在莒也兩京收復

鑾輿反正紫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靈武諸人

何與諸人微天之幸攀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開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賤而惡之之辭也當是時內則張良姊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瑄張鎬瑄既以進明之譖罷去鎬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諱復言之青袍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顛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常頌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于張者瑄已罷矣猶望其專用鎬也是時李鄴侯亦先去矣泌亦瑄鎬一流人也泌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泌雖在肅宗左右寔乃心上皇瑄之敗泌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鎬等終用則泌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旣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整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瑄也瑄夙負重名馳驅奉冊肅宗以其爲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思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瑄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瑄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瑄布衣時與甫善瑄罷相甫上言瑄不宜罷肅宗怒貶瑄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瑄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救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瑄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鎬代瑄相亦罷亦坐瑄黨也公流落劍外卒依嚴武拜房相之墓哭其旅襯而肅代問論事則于封建三致意焉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

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瑄之生平爲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史稱瑄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貨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爲金科玉條者瑄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也密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賍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瑄乎請循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瑄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瑄曰瑄昨于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于聖皇爲忠于陛下則非忠聖皇于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爲言其仇讐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六軍將士盡盡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瑄與鎬在朝何啻十立禮百力士肅宗志豈嘗斯須忘之是故瑄之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自便也敗兵之後不即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門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瑄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即出之河南不欲其久于內也六月貶瑄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惟恐錮之不盡也瑄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鈞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鈞黨者未有人主鈞其父之臣以爲黨而文致罪狀榜在朝堂以明欺天下後世者六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帝之于昌邑其心內忌不啻過之幽居西內辟穀成疾與主父之探雀穀何異移仗之日玄宗呼力士曰徵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論至于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上刑許世子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于肅宗歸其獄于輔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嗚呼斯豈李輔國所謂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讀杜詩感雞鳴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故牽連書之如此

雷花門

北門

一作北方作花門

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

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

不絕。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

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

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曙一作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

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

常撒烈一云滅沒正異作撒振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

雷原野轉蕭瑟

花門

唐地理志甘州領縣二張掖刪丹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橋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

也軍之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帳蓋花門在回紇東南置堡于此所以為控扼也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公主乾元元年七月上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磁門驛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火

且無恨上黃鵠文苑辨證鄭愔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貴主想黃鵠馬流涕而還懷素詩空餘願黃鵠漢書作鵠陸德明云鵠又作鶴

則鵠鶴通用不可輕改藝文類聚有鵠無鶴亦一証也積雪沙苑白沙有百餘里故白百里見

大防云回紇人衣冠皆沙苑肅宗還西京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兵雷

白故云此無稽之言耳沙苑在沙苑今且須歸靈夏取馬更為陛下收

范陽撤烈上林賦轉騰撤烈孟康曰撤烈相撤也漢景詩語撤振病

餘擊撤烈貌大食刀歌鬼物撤振辭坑壕字意皆同舊作撤烈非也踰

大行安祿山事迹元年己亥正月一日思明于魏州官軍敗績雜種思明營州自立為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抹相州官軍敗績雜種口也

本名寧于玄宗改為思明其年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故云抵京室

麟角一作鱗鳳背世莫識一作辨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

抱此懷在干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

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王
生怪我顏色惡。荅云伏枕艱難徧。瘡癘三秋孰可忍。
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
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
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
靜如練。兼求富豪。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
故人情義。晚謹似令我手脚輕欲漩。老馬為駒
信不虛。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
無事常相見。

煎膠

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群亦多仙
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為集弦膠或名連金泥以能連
弓弩斷弦也劍折亦以膠連之喻王士酥西河舊事祈連山在張掖酒
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弦也

酪釀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
好一斛酪得酥斗餘金城塞在酒泉郡故曰金城土酥
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人反悔慢之遇之如幼
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也公引此詩以見王生情義之
厚不以老而慢我會孟云謂老馬反如
駒之健啖其擦棄箋注敢為曲說如此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

醉歌蔡本題上有冬末
以事之東都七字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南一作東一
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嬾迴鞭轡
成高一作城南宴。劉侯歎一作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
將欵曲終今夕。一作今冬休語一作話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
促曙光。一作英華作
簇曙花榮窓素月垂文一作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
寒盡春生一作春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

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一云霰

湖城

元和郡國志湖城縣屬虢州襄

孟雲卿

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子美元次

山最善元次山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少次山六十七歲

期悵何許泪下如流霰

閔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一云取魚一云

黃河美魚一云黃河水魚一云黃河味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饗人受魚鮫

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一作素雪有骨已

剝菹平聲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小軟炊香飯一作梗緣老翁

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

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一作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

身無方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
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閔鄉

元和郡國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閔鄉縣屬陝州唐屬虢州閔古閔字說文從門受聲趙叟曰公背冬

涉春行度潼關東至洛陽閔鄉初出潼關道也按潘岳西未漁水經注

征賦發閔鄉而警策遡黃巷以濟潼此即公往來道也有山臨城謂之崆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浦北達于河直穴有

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鮪鯉王鮪莫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

及他處則無味魚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唯碎雪七啓

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及不轉切七命紅肌綺脍廣韻脍也腹腴

散素膚雪落潘安仁西征賦饗人細切鑿刀若飛脍又平聲腹腴

禮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下也說文腴腹下肥也戲贈閔鄉秦少公

陳浩然本作翁短歌

去年行宮當一作守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

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潦倒

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此正用北史語能潦倒猶言其醞藉如故也

李鄴縣丈人馬行

丈人駿馬名□騮前年避□一作賊過金牛迴鞭却走見

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騮奇絕代乘出千人

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林轉益愁向駑駘頭上銳

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

俗一作凡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鬣一作龍麟一作麟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金牛

元和郡國志梁州金牛縣武德二十分綿谷縣通谷鎮置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為名漢水嶓冢山在

二十八里

銳耳

齊民要術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又漢水所出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耳方者千里

義鵲

宋刻諸本皆曰義鵲行惟吳若本無行字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一作之恣

資一作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

無一作寧半存其父從西歸一作來翻身人長烟斯須領健鵲

痛憤一云憤懣一云冤憤寄所宜斗上捩孤影嗷哮一作無聲來九天修

鱗脫遠枝巨顛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一作茂草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一作擺飽腸皆一作今已一作以一穿生雖滅眾雛

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

急難心炯一作皎然功成失所往一作在用捨何其賢近經滴

水滸此事樵夫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凜欲一作烈衝儒冠

人生許與一云計有分只在一云亦存顧盼間那為義鵲行用一作永激

壯士肝

老拳

晉載記石勒引李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壯士肝

漫叟詩話肝主怒故云永激壯士肝

盡鵲行

一作盡雕

高堂見生

一作老

鵲颯動秋骨初驚無拘攣

一作卷

何得立

突兀乃知畫師妙功

一作巧

刮造化窟寫作

一作此

神俊姿充

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

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

墨且蕭瑟緬思一作想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

顧步獨紆鬱

瘦馬行

英華作老馬

東郊瘦

一作老

馬使我傷骨

一作體

硨兀如堵牆絆之欲動

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

一作火非

印帶官字眾道

三

一作官

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

一作盡

泥滓毛暗蕭條連雪

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驂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

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

能

一作難

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

遠放雁為伴

一作侶

日暮不

一作未

收鳥啄瘡

一作云不衣鳥作瘡

誰家且養

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騰驤

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

六印

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

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髀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黃

唐六典乘黃著令一人齊職儀云乘黃獸名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故以名廐

終養

赭白馬賦願終惠養陰本枝今傳立

乘輿馬賦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驄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驄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備撫而取之舊注云此詩為房瑄而作也至德二載貶瑄為太子少師瑄既在散地朝臣多以為言瑄亦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公嘗疏救之而不得故作是詩此似幕府求知之語非指瑄也

新安吏

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一作符昨夜一作日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

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

聞一作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一作却見骨天

地終無情我軍取一作至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

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

牧一作看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

血一作垂僕射如父兄

新安

元和郡國志本漢舊縣屬弘農郡貞觀元年屬河南府相州舊

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為鄴郡乾元元年復為相州二年

改為鄴城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九節度圍鄴

城自冬涉春慶緒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洵墻焚及馬矢以食馬克在朝夕

而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自魏州引兵趨鄴每營選精

騎五百日子城下抄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

採甚艱乏食思潰三月壬申戰于安陽河北大風忽起天地晝晦官軍潰

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掘壕

以五萬衆列陣于愁思岡賊衆大敗遂至相州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

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摧敗却入城守僕射汾陽初敗于滴水諸關請

徒進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降為左僕射已而加司

諸詩皆乾元二年自華之東郡道途所經次感事而作也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修關一作築還備□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

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來但自守豈復憂西

都丈一作大人人視要處窄一作穿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吳本作千

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

勿一作莫學哥舒

潼關

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為名哥舒翰軍敗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西征賦

日遡黃巷以濟潼至

桃林

左傳守桃林之塞杜注今潼關是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

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馬不得過哥舒初哥舒翰

矣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哥舒請堅守潼

關郭子儀李光弼亦謂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不可輕出玄宗信國忠之言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

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一作在者且一作是偷

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一作粹有乳下孫有孫母

未去陳浩然本作孫有母未去出入一作更無完裙二云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石壕

寰宇記神雀臺在陝州破石縣東北四十五里石壕鎮東北因學

是也下園曰石壕陝東成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峪也按峪在弘農澗池

西北貞觀八年移峪縣于安陽城在破城西四十里謂石壕即石峪誤矣

夢弼曰石壕在邠州宜祿縣尤為鄴城安慶緒保鄴城自乾元元年河

無稽且非自華之東都所取道也鄴城年十月被圍至二月方解河

陽郭子儀兵既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子儀元和

郡國志史思明之來寇也李光弼已至東都聞思明將至乃移滕畱守

土素卷二

蘇潤公本作老婦出門

豈翰之罪哉公詩曰慎勿學哥舒其意蓋歸責于趣戰者也

居塌然摧肺肝

土門

元和郡國志恒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獲鹿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困學記開即井陘關也令狐暉顏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杏園舊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太清太清走保衛州進兵圍之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亦此地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一作故蹊久行見空巷一作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

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徙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五年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范陽至此恰五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晉作經天陵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灰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一作盡作虎與狝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

數子偕

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爾雅疏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去東井十二度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號令後漢郎顛傳孔子曰靈之始夏至之日日在井星當嵩高之上流冗光武紀詔曰流冗道路易傳曰當靈不靈號令弱也靈者號令其德生養朕甚愍之注冗散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一作中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

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一作懷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青紫

鶴曰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又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故曰青紫雖被體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對食暫餐還不能一作常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一作仍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東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絕壑安得一作能赤脚踏層冰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杜工部集卷之二

嘗熟縣錢曾遵王氏校

